

一位傑出的情報員

喬家才

山西勇士史春森

參加北方革命工作

台北市復興南路紅萬字會住着一位八十三歲高齡的隱士，傷痕累累，彎腰駝背。他靠着每月一千零八十元的退役金維持生活，與世無爭，安分守己。有些知道他過去革命歷史的政府機關送點錢給他，他却拒絕接收，他說：「我已經不能給國家再盡甚麼力量，一千零八十元以外，不應該再多花國家的一文錢了。」

這位老人個性倔強，正直不苟，熱心革命，冒險犯難；在八年抗戰中，從事秘密工作，幾乎死在日本軍閥手中。他是山西孝義縣人，名叫史春森，字敦五。兒時入私塾，讀完四書五經，却没有向仕途發展。十五歲那年，做了商店的學徒，四年學徒生活，憋了一肚子氣。他看不慣掌櫃的善變面孔、三種不同的面孔。對東家一付奴才面孔，低聲下氣；對雇客一付狡詐面孔；說話說盡；對伙計一付闊羅面孔，威風冰冷。不再幹了！

十九歲的史春森到了天津，已經是民國元年，沒有合式的工作可做，為了生活，考上警察，在天津幹了一年警察，覺得不是味道。法院招考看守員，他報名應考，居然考取了。看守員也不適合他的個性，幹了一年，又不幹了。不過這一年，他學會公文程式，這對他以後處理公文，頗有幫助。

第一次世界大戰，招考赴歐華工，史春森想借上做華工可以旅行歐洲，說不定有機會出人頭地。想不到檢查體格被淘汰了，逛歐洲的美夢，成了泡影。民國六年參加了段祺瑞的邊防軍，時來運轉，三年功夫，由列兵、班長、排長、連長，升到營長，成了皖系的軍事幹部。不幸的很，九年七月，直皖戰爭，皖系失敗，段祺瑞垮台，史春森也跟着垮下來。

軍隊是國家的，他沒有想到在北洋軍閥派系鬥爭下，軍隊成了派系的犧牲品，灰心到極點。俗話說：「良田千頃，不如薄技隨身。」史春森想學一技之長，跑回太原，到兵工廠學兵工技術

。廠方負責人勸告他，學低級技術，他的年齡有些太大；學高級技術，他的科學基礎太差，要他留廠辦理事務。技術學不成，呆了一年多，又不幹了，再到天津，另謀出路。這時的史春森已經不是吳下阿蒙，飽經滄桑，了解了真正的人生。

十三年春天，史春森在天津加入中國國民黨，有了信仰，有了正確的人生目標，追隨當時在北方的革命先進于右任、張溥泉、丁維汾諸先生，從事秘密革命工作。那時東北的張作霖和廣東的革命政府有聯絡，孫哲生先生派盧占魁為軍事代表，史春森為秘書，到東北去做聯絡工作。不料遭受楊宇霆的妒忌，硬說盧占魁和吳佩孚有關係，逼他逃走。盧占魁跑到熱遼邊境，被楊宇霆的人殺死。史春森被逮捕，幾乎被殺，因國父北上，才被釋放。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後，國父於十三年九月發表宣言：「北伐之目的，不僅推翻曹（錕）吳（佩孚），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直系馮玉祥經國民黨人策反，於十月二十

三日戰爭正在緊要關頭，發動北京政變，這就是馮玉祥自己所說的「首都革命」，迫使曹錕下野，把溥儀趕出皇宮。馮玉祥所部改為「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岳為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後來胡景翼統率國民二軍，沿京漢路南下，任河南省長。胡為同盟會同志，國父的忠實信徒，不同於自私自利反復無常的馮玉祥。胡景翼成了北方的革命重心，許多同志集中於河南，圖謀北方的大革命。史春森也到了河南，任國民二軍總參議，官拜中將。不幸十四年四月十日胡景翼病逝開封，岳維峻代理胡之職務。十五年國民二軍全部瓦解。

十五年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蔣公在廣州誓師北伐，史春森奉命策反張宗昌及褚玉璞部。史太太是李連福（曾任高雄市、新竹縣鐵路警察局局長）母親的乾女兒；李連福的姑父師景雲任直魯聯軍的總參議，就利用這種關係，史春森混進直魯聯軍內部，大有可為。不意十六年四月六日，張作霖命京師警察廳搜查東交民巷俄國使館，逮捕六十多人，李大劍等二十個重要共產黨被處死。當場搜出蘇俄赤化中國及勾結馮玉祥的許多文件，並搜出國民黨的名冊，內有史春森的名字，他在直魯聯軍無法存身，迅速逃走，未被逮捕。

十七年元月一日，史春森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少校服務員，後來 蔣總司令知道了他在北方工作，冒險犯難，出生入死，成績很好，改任為中校副官。三月升為上校交際科長，三

個月內連升三級，在他一生中，這是最難忘記的一件事。慧眼識英雄，在此期間，他認識了總司令部上尉工作員戴笠，認定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才，建立了彼此間的深厚友誼。

中原大戰冒險回晉

十八年元月，史春森調任國民政府典禮局主任股長。十九年春醞釀中原大戰期間，總司令蔣公突然召見史春森，問他：「你能不能回太原一趟？」

「山西是我的家鄉，怎麼不能回去？不知道總司令要我回去幹甚麼？」史春森問。

「沒有甚麼事，請趙次隴先生趕緊回南京來，把國家的事弄清楚，好再回去勸閻伯川，不要跟汪精衛和馮玉祥胡鬧。」趙次隴先生由南京回太原勸阻閻先生不要發動中原大戰，一去不返，所以才派史春森回去看他。

「甚麼時候動身？」史春森請示。

「馬上就去！」

為了山西方面減少對他懷疑，史春森帶上太太和小孩，搭津浦車北上。到達天津，下榻朋友家中，剛洗完臉，就有人來通知他，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馬上來看他。

「敦五兄！你是專程來天津呢？還是路過呢？」一會兒傅作義來看史春森，開門見山，直接了當地問他。

「我打算回家去看看，」史春森說。

「你在南京是有職務的，又做過總司令部的交際科長，這個時候，你能回太原嗎？」傅作義

再問他。

「山西是我的家鄉，怎麼不能回去？」史春森理直氣壯，反問傅作義。

「時局緊張，難道你不知道嗎？萬一在太原被扣，怎麼辦？」傅作義追問一聲，提醒他注意。

「可不可以替我發一份電報給次隴先生？」史春森略微考慮一下，這樣說：「問問他，我可以回家一趟？」

「這樣比較妥當，我就替你發一份電報。」史春森想，我剛到天津，傅宜生怎麼就會知道？實際上山西方面在南京的人，早就報告了他的行踪，沒有甚麼奇怪。過了一天，傅作義送來覆電，說是可以回去。他們一家人從北平搭平漢車到石家莊，改乘正太路回太原。剛進旅館，閻先生就派汽車來接他去督軍府。

「你這一趟回山西，有啥事？」一見面，閻伯川先生這樣問。

「回家看看俺媽。」

「們（五台縣人說我們）不相信。」閻先生說。

「督軍：你怎麼搞的？難道我是來做坐探的嗎？山西有多大的力量，中央還不知道嗎？如果我負有甚麼使命，會帶上老婆和小孩子回來嗎？」們總有一點懷疑。你對時局的看法怎麼樣？」閻先生以考問的態度來詢問他。

「我沒有帶兵，不了解實際的情形。不過督軍把山西治理成模範省，是全國人都知道的。如果由督軍來治理全國，全國的老百姓都會歡迎的

，因為大家都希望把全國治理成像山西一樣，能够安居樂業。」史春森爲了緩和緊張氣氛，想到戴高帽子絕不會錯的。

「當真是這樣嗎？」閻先生的態度果然緩和了。

「當然囉！比如山西換一個縣長，縣政府的六相人員（山西各縣政府，縣長以外，有六位助手，一位秘書兼管民政的承政員，一位管理財政的，一位管司法的承審員，一位管教育的縣視學，一位管種樹的實業技士，一位管宣傳地方自治的宣講員，合起來叫六相人員）一個也不用更換，縣政工作照常進行，不受一點影響。在別省的份就不成，換一個縣長，縣政府的人員就得大換班。」

史春森能說會道，高帽子發生奇效，閻先生雖然沒有再說甚麼，看起來好像很高興。乘這機會，他站起來告辭：「督軍如果沒有別的吩咐，我就告辭了。不過我有一句話想說，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你說說看！」

「要是動武的，督軍不是蔣總司令的對手。」

「我們要試試看！」閻先生猛然站起來，兩手叉腰，斬釘截鐵地說。

「我得去看看次隨先生。」史春森一聽，糟了，這一仗非打不可，趕緊告辭出來。

史春森離開督軍府，到達趙公館，看到趙次隨先生，說道：「大叔！總司令要我告訴你，要好好勸勸閻先生，不要上汪精衛、馮玉祥的當

，跟他們胡鬧。」

「娃兒！不行了，白天勸到晚上，晚上再勸到白天，都沒有用。娃兒！們告訴你，人不怕跟上鬼，就怕鬼跟上。現在是鬼跟上了，想摔也摔不開。」

「總司令要你趕緊回南京去！」

「娃兒！不能回去了，們聖賢書，所爲何事？」

「假如閻先生失敗了，你該怎麼辦？」

「督軍跳海，們也只好跟他跳海了。告訴你

，娃兒！一切都沒有用了。」

史、趙談話到此，閻先生就來了，大家扯些閒話，史春森告辭出來，趕緊從旅館搬到晉豫公司（汾酒公司）。他邀趙次隨回南京的任務沒有達成，知道戰爭不能避免。這個時候，馮玉祥住在五台河邊村，史春森託晉豫公司的老闆，替他探聽消息，馮玉祥從河邊一到太原，趕緊告訴他。沒有幾天，馮玉祥到了太原，史春森知道戰爭就要爆發，假裝回家，立刻離開太原，乘正太車到榆次，但是沒有下車，一直到了石家莊，乘平漢車北上。

史春森到達長辛店的時候，梁次楣派在那裡守候他的人，上到車上，攔阻他到北平去，要他從豐台轉車到天津。他祇好到了豐台下車，轉車到天津，乘輪船南下覆命。後來他才知道，馮玉祥到太原的那一天，太原就派人到孝義去接他，發現他並沒有回家，知道一定逃跑了，立刻通知北平方面扣留他。梁次楣得到這個消息，知道他已離開太原，怕他到北平來自投羅網，才派人到

長辛店守候，攔阻他到北平去，他才逃過這場厄運。

奉派參加敵偽組織

二十一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史春森由典禮局調任軍委會參謀，再調南昌行營視察員。二十三年孔庸之先生任財政部部長，打算成立稅警團，請參謀總長朱培德給他介紹一位軍事幹部，擔任此職。朱參謀總長告訴他：「你們同鄉史春森不是一位最可靠、最廉潔，正是你需要的人才嗎？何必捨近求遠呢？」

經朱參謀總長推介，史春森調任財政部視察，二十五年任財政部江蘇五屬（原松江、太倉、鎮江、江寧、蘇州五府所屬各縣）稅警局局長，每月正薪五百五十元，在那個時代，是一份最優厚的待遇了。

日本軍閥發動七七侵略戰爭，接着擴大戰爭，八月十三，侵犯我上海、吳淞，於是展開全面抗戰。上海和南京相繼淪陷，史春森的江蘇五屬都成了淪陷地區，他把稅警局秘密遷到上海租界。心想：「自己是個軍人，國家受到強敵侵略，正是軍人報國，一顯好身手的時候。」

他已經在江蘇五屬呆了一年多，幾乎五屬的每一個角落他都去過，地形熟悉，關係良好。他計劃以稅警爲基幹，在江蘇五屬打游擊，於是到武昌向委員長 蔣公請示，一方面報告結束稅警局。就在等候晉謁委員長的時候，遇到戴笠（兩農）將軍。

「我正在找你！」戴將軍說。史春森把他打游擊的計劃詳細說了一遍。

「抗戰是長期的！」戴將軍說：「沿海地區先後淪陷，後方食鹽大成問題。你要知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食鹽是民生不可或缺的，老百姓一天都離不開。所以敵區的食鹽內運，非常重要。這一項既重要而又艱巨的工作，除你而外，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人了。至於打游擊，那是人人個個都可以幹的，我不贊成你也去打游擊。」

史春森道：「局長，初定三月內條件已待達。」

任政權奉命係承但地地道道蓋亦女正位後任健備掩護內核以竟全功。中產月進至此。

兄王係司令部同事五年相和肩赤希望陸十二臂之助。但此能仍陸迎接核考石。機會在兄暫時亦加其但御移自掩護核批地蓋核核期下三個月屆時不備任均並不作。兄亦引運以商安付若等深。中以此國非察音人報國之哀機且。兄此在產有相形。非論不備報的似不能因於幸。其。整家而期。兄。兄物了。處之。賜。我。手。傳。後。之。係。與。此。特。造。信。候。

明教五項
勳位
中江章
汪精衛
汪精衛
汪精衛

戴笠將軍密函指示史春森參加偽組織以便掩護姚鹽內運。

史春森聽了這一席話，非常感動，半響沒有說話。他覺得，戴雨農是特務工作的負責人，敵前敵後，他負的責任千頭萬緒，够他忙碌，老百姓有沒有鹽吃，干他甚麼事？他却注意到這樣重要的民生問題。自己是稅警局長，和食鹽運輸，有着密切的關係，現在放着份內的事情不幹，而要去打游擊，舍本逐末，真是該死！

「好的！」史春森很慷慨地說：「我接受你的意見，我去幹。」

「浙江餘姚好像有不少的存鹽，如果全部運到後方，對於抗戰的供獻，不比打游擊更大嗎？」戴將軍說。

「是的，」史春森說：「餘姚和岱山現在存放着五百多萬担食鹽。」

「我看你不必等着見 委員長了，還是趕快回去，著手辦理這項工作吧！我可以通知我派在上海和南京的負責同志和你聯絡。你有甚困難，我負責解決，重要的電報，可以交給他們，代你拍發。」

就這樣決定，史春森不再等着晉謁 委員長，匆匆忙忙回到上海，主持這項姚鹽內運的工作。他利用過去做引岸工作的人不願意放棄運鹽的權利，要他們進行這項工作。先由他們組織了一個通源公司，完全是一個商業機構，內部由丁恆負責，對外則由周吉甫應付，展開姚鹽內運的艱巨工作。敵人好像沒有注意到食鹽的重要性，對於通源公司也不注意，他坐鎮上海租界，秘密策劃指揮一切。

江蘇五屬的存鹽運完，接着內運姚鹽。浙江

餘姚和岱山的五百多萬担食鹽，運到我們後方，必須經過兩次手續。先用大船運進吳淞口，在瀏河鎮入廠（存放食鹽的藏庫叫廠），再用小船，在瀏河鎮裝船，然後分別運往安徽的郎溪和浙江的嘉善。這種運輸工作，須懂得潮汐，河流的深淺，外行是幹不來的。姚鹽一船接着一船，秘密運送到抗戰的大後方，不使後方的食鹽匱乏，老百姓才免於淡食。

二十八年五月七日，汪精衛從越南河內到了上海，開始和敵人商談，組織南京偽組織。汪精衛的特工總部在滬西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由李士羣主持。他們的勢力逐漸伸展到租界以內，因為有日本軍閥撐腰，英國人和法國人也奈何他們不得，租界自然失去保障，變得不可安全了。不知什麼原因，他們竟知道江蘇五屬稅警局在租界內，雖然是個空架子，他們也要接收。史春森對這批無惡不作的漢奸，毫無辦法，他不想再在上海呆下去，請求辭去姚鹽內運的工作，準備回重慶去。但是接到的答覆是：「姚地遺鹽尚多，亟應設法繼續掩護內移，以竟全功。……值此敵偽強迫接收貴局之機會，請兄暫時參加其組織，藉以掩護該批姚鹽內移。」

史春森是一位血性男子，他一萬個不願意同漢奸們打交道，但是他交上戴雨農這位朋友，士為知己者死，祇好遵照指示，暫時參加偽組織，藉以掩護姚鹽內移工作。如果他真的不再幹這項工作，後方千百萬老百姓所需要的食鹽該怎麼辦？硬着頭皮幹吧！他小心謹慎應付漢奸們，姚鹽內運沒有受到阻撓，進行得相當順利。

南京被捕幾乎喪命

姚鹽內運，一直繼續到三十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存鹽快要運完，史春森却在南京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了。原來運鹽的船出了紕漏，一直往下追查，追來追去，追到他的頭上。

後方物資缺乏，物價比上海貴了好多倍。抗戰到了第七年代，更為嚴重。利之所在，許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險，穿越敵人封鎖線，還要一趟接着一趟跑單幫。運鹽的船夫既沒有跑單幫的危險，又有交通運輸工具，隨便帶點貨物，都可以賺一筆錢，那能够空手往來？所以，每一隻船每趟多少總要夾帶一點貨物，賺點外快。煤油的利潤最大，一桶煤油運到後方，可獲利十倍，所以運鹽的船夫最喜歡夾帶煤油，埋藏在食鹽裡面，非常安全。

這一次合該出事，一艘運鹽船帶了一桶煤油，本來埋藏食鹽裡，不知甚麼原故，經過敵軍檢查哨時，煤油桶的一角露在外面，被敵軍看見，斷定這條鹽船是運往我們後方的。於是把船扣留，拷打船夫，追問來由，終於把史春森牽連出來，說他是主持運鹽的頭目，南京日本憲兵就把他逮捕了。本來戴將軍通知周佛海，要他暗中保護史春森，但是被捕以後，周也無能為力。

史春森被捕，先關在南京日本憲兵隊，不久又移到浦口日本憲兵隊，開始刑訊。現在他面部的傷痕和僵僵的身體，都是浦口日本憲兵隊非刑拷打所造成的悲慘記錄。到此階段，姚鹽內運已近尾聲，雖未盡全功，也已完成十之八九，距離

全部運完，所差無幾。史春森心想，六年來執行戴雨農交付的任務，姚鹽內運，費盡心力，總算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抗戰，也對得起雨農了。現在是為國家流最後一滴血的時候了，決心一死，不要再受敵人的折磨和侮辱。主意打定，等待時機。

有一天晚上，看牢的日本兵，抱着上刺刀的步槍，靠着木柵，坐在那裡打盹，刺刀斜倒，從木柵的空格子倒向牢房裡面。這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史春森悄悄走近木柵，手扶着刺刀，對準咽喉，猛力撞去。刺刀一偏，日本兵醒了，史春森雖然流血受傷，躺了下去，但是沒有死成功。日本人有武士道精神，崇拜有骨頭的硬漢。史春森經過這一次自殺，日本憲兵隊認為倔強的史春森是英雄好漢，特別敬重起來，不敢再加虐待，從此他才不再遭受非刑拷打。

在八年抗戰中，史春森做了這樣一件不為人知的偉大工作，幾乎送掉性命，可說勞苦功高。抗戰勝利，他恢復自由，戴將軍邀請他到重慶，要他略微修養受到傷痛的身體，再請政府褒揚，安排工作。戴將軍因辦理肅奸案件，往返各大都市，席不暇暖，還沒有和他見面，就因坐機失事而殉職了。

史春森失去良友，悲痛萬分，後來奉到委員長長的命令，要他入軍官總隊，他堅持要遵守委員長的這項命令，拒絕了許多朋友為他介紹的工作。由軍官總隊再入中央訓練團行政班。行政班結業，分發江蘇省政府工作。江蘇省先後任主席王懋功和丁治磐都和他是朋友，知道他的為人

和操守，要他出任淮陽等縣縣長，他以為共匪遍地，沒有基本武力，不能推動縣政，拒不接受。祇擔任幾天松江縣稅捐稽徵處長，就請求調為財政廳視察。大陸情況惡化，由湯恩伯將軍幫助，才搭華山輪隻身來台，妻兒均陷大陸。生活雖清苦，但安貧樂道，不怨天不尤人，矢志追隨政府，反攻大陸，為建設鄉邦而戮力。

還俗記

鈕先銘著·定價伍拾元

全書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伍拾元。

購書請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立即寄書。

寄書。

慈禧與珍妃

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精選名家章君毅、徐荻芬、康僑、龍寶麒、王成聖等佳作拾餘萬言，附以珍貴圖照，內容精彩，篇篇可讀。